

清朝初年满洲男性服饰的象征功能研究

连丽丽¹, 邓媛媛, 王向荣, 宋香庆

绥化学院, 黑龙江 绥化 152061

DOI:10.61369/SE.2025110018

摘 要 : 清朝初期满族男性形象的形成并非源于抽象的文化想象, 而是深深植根于他们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养成的游牧生活与狩猎文化。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不仅包含生存技能, 更以精湛的骑术和射击技艺见长。这不仅强化了民族凝聚力, 更为其军事活动提供了根本保障。

关键词 : 清初; 满族男性; 服饰

Research on the Symbolic Functions of Manchu Men's Clothi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Lian Lili¹, Deng Yuanyuan, Wang Xiangrong, Song Xiangqing

Suihua University, Suihua, Heilongjiang 152061

Abstract : The formation of the image of Manchu me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as not derived from abstract cultural imagination but was deeply rooted in their nomadic lifestyle and hunting culture cultivated amidst the white mountains and black waters of Northeast China. The core of this lifestyle not only encompassed survival skills but also excelled in exquisite horsemanship and marksmanship. This not only strengthened national cohesion but also provided fundamental support for their military activities.

Keywords : early Qing Dynasty; Manchu men; clothing

引言

满族是中国北方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 “其族源可追述到七千年前的肃慎人, 此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均是对这一民族的称呼。”^[1]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继位, 改国号为“大清”, 将“满洲”作为正式的民族称谓确定下来。满族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 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 但由于满族受强大的汉文化的影响, 在满汉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满族逐渐被汉化, 融入了汉族文化体系中, 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关于满族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尤其是近20年来中国的满族文化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研究成果丰硕, 从而使满学研究日趋兴盛, 并使中国成为世界满学的研究中心。”^[2]其中满族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对满族服饰、特别是满族男性服饰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对男性服饰的象征功能的研究仍是一个可发掘的领域, 还有研究的空间, 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对满族文化有很好的补充作用。

¹ 姚晓娟 汪银峰, 域外珍藏燕行文献与清代满族文化的挖掘[J], 满语研究 2001年第3期。

² 张佳生: 满族文化研究百年(上)[M], 满语研究, 2003年第1期。

课题信息: 2024年度“黑龙江省省属本科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海外珍藏《燕行录》所见清初满族文化研究”(YWF102362401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连丽丽(1979.05—), 女, 黑龙江绥化人, 博士研究生, 外国文学讲师,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外国文学与西方文论方面的教学工作。课题: 主持省级课题2项, 市级课题4项;

邓媛媛(1978.01—), 女, 黑龙江绥化人, 研究生, 现当代文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教学工作。课题: 主持省级课题2项, 市级课题5项;

王向荣(1977.09—), 女, 黑龙江绥化人, 研究生, 文学概论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文学概论与大学语文方面的教学工作。课题: 主持省级课题1项, 市级课题2项。

宋香庆(1988.05—), 女, 吉林延边人, 博士研究生, 比较文学讲师,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教学工作。课题: 主持教育部课题1项, 省级课题2项, 市级课题2项。

一、与满族男性“善骑射”特点相应的服饰

满族生活在东北地区，一直以来都以游牧、打猎为主，习武骑射一直是满族的传统。一方面是和满族人世代代依靠山林而居的生活习惯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统治者推崇“国语骑射”的方针政策有关。雍正、乾隆两代皇帝曾多次下达谕旨强调“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满族无论是官方还是平民都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在此过程中，满洲男性体格特征与服饰设计之间形成了精妙的互动关系。这些服饰的设计既满足骑马作战的需要，又完美契合日常生活，将军事能力转化为可穿戴的形态。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以武力权威为核心的动态国家认同体系。^[2-5]

满族男性的服装设计在许多文献中都有所记录，如《农隐入沈记》载：“男子上服曰褂子，其长等身，中割前衿，如我国军服而不割傍，其长至腰者曰马褂子，亦开前衿，而俱用纽扣。其内曰袍子，状如我国周衣而无衩，傍小割如战服，后长割至尻前作交衿，而右斂斂至肋向内方割，又斜至于底，自颌下交衿处作纽，至方割处而后止后边中割者，则褂子亦然。故跨马之时，不烦斂后矣。其内曰大衫子，制如我国之衫而长及腰，其内曰小衫子，即贴肉裹衣，而与大衫子同。”^[1]如上所记，满族男性服饰的细节之处在马背狩猎中展现出卓越的适应性。其标志性特征是长袍两侧、前襟及后背的四个开衩。与汉族男性汉服的宽大袖子完全不同，这种设计能让腿部有足够的空间，让骑手在策马时活动自如，同时避免在策马奔跑的过程中衣袍被马鞍与坐垫摩擦或缠绕带来的危险。与这一设计相配套的是“马蹄袖”设计，即在长袖的末端设计出类似马蹄形状的短袖，这种在长袖末端加装马蹄形短袖的造型兼具双重功能：战争或狩猎时，当需要拉弓射箭或农业劳作时，满族男性可快速拉起马蹄袖，牢牢固定在手臂上，保证战争和劳作时手臂的灵活性；寒冷天气或休息时，将马蹄袖放下覆盖在手臂上，起到很好的保暖效果。另外，配备硬底的靴子既能帮助士兵在策马奔腾时踩稳马蹬保持平衡，又能确保射击时的稳定性。满族男性这套包括便于提升移动性的战裤与合身的长袍在内的全套装备，构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为“马上得天下”的满族战士量身定制的满族服饰，将骑射这一满族核心军事技能内化为身体的一部分。^[6]

然而，满族男性服饰这种功能性设计超越了单纯的实用性，已经成为象征民族认同的强烈符号。清初的皇帝们认为，满族八旗子弟若采用汉族“宽大衣衫与长袖”的服饰，将导致满族骑兵的弓箭技艺衰退，失去他们固有的民族特点。这一言论充分展现了统治阶级清晰的政治认知，满族服饰的设计本质上与军事力量密不可分，既是维持其战斗力的根本保障，也是其民族文化延续的重要内涵。在这一意识形态框架下，旗袍（满族人的传统服饰）已超越普通服装的范畴，成为每一个穿着它的人都是一个善骑射、充满活力满族男性的象征，并且成为民族精神的宣言。^[7]

除了满族服饰对满族男性“善骑射”特点的强调，满族男性

的武器更强化了满族男性的身份认同感。腰间悬挂的刀剑与枪械不仅是致命武器，更是权力延伸与社会阶层的象征。在清朝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八旗子弟”的官吏与士兵在剑的材质、尺寸、装饰及配件等方面，都遵循着各自不同的标准。个人刀具不仅用于切鱼切肉等日常事务，在祭祀等重要仪式中更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将军事元素融入日常生活的这种传统做法，使满洲男性整体形象呈现出阳刚有纪律的军人特质。他们成功将满族男性确立为国家军队的核心人物。

总之，清朝初期满族男性形象最初建立在军事和狩猎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服饰设计虽源自东北游牧生活与狩猎文化的历史遗产，但进入中原地区后，统治者赋予了这一传统新的政治使命。清朝统治者将满族男性“好骑射”的特点体现在他们的服饰上，成功塑造出满族男性崇尚武力、纪律严明且英勇无敌的高大形象。

二、汉族与满族文化在服饰文化中的融合、冲突与规范

清朝服饰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张力的编年史，它生动展现了两种强大文化激烈冲突的全貌。满族的“好骑射”传统与汉族的礼仪文明体系两大文化，在此上演了一场复杂的交织与博弈，展现了两种文化相互碰撞与竞争进而融合的精彩篇章。

满族男性的服饰不仅是简单的防护装备和身份象征，更是传递文化影响力的战略工具。清朝统治者推行满族服饰，不仅要彰显作为征服者的文化上的优越性，也巧妙融合了汉族具有代表性的多元文化元素，一方面是对汉文化的向慕，另一方面用来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这种双向文化交流的过程，彰显了两种文化的创造性融合，是在根深蒂固的文化焦虑与防范不安情绪及谨慎态度中交织形成的，最终创造出融合两种文化传统特色的独特清朝服饰体系。

满族与汉族两种文化在服饰领域的冲突与融合，本文主要研究这种表现。满族男性服饰的变化最初体现在对汉族核心文化符号与意象的采纳上。清朝政府深知，要在汉族地区长期维持和平稳定的局面，就必须征服并利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文化象征体系。因此，汉族文化元素——如龙纹样、十二生肖、五行等——被广泛融入满族贵族、特别是皇家服饰，作为皇帝专属的象征，龙纹样在皇袍上得到了大量运用。这不仅象征着皇帝的最高权威，更通过运用最具影响力的汉文化符号，有效增强了国民信任与社会凝聚力，迎合了封建社会“君权神授”的正统观念。此外，部分传统汉服风格经过重新诠释，以全新形式融入满族服饰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满族女性早期服饰设计较为简约，但随着穿越山海关进入中原后，其设计逐渐变得繁复柔和，以宽大袖口和精致装饰为显著特征。这正是汉化潮流清晰呈现的典型案例。这种融合并非单向过程，而是双向互动。汉族服饰在“礼服与服饰的交替”政策下不断演变，而满族皇室服饰则持续吸收汉族元素。通过这种相互影响，两种文化逐渐交融渗透。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

¹ 林基中，燕行录全集[C]，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

力图保持满族的服饰文化，但也与汉文化进行了交融。

然而在这些文化融合的背后，隐藏着统治者对吸收满族传统文化的深切恐惧。他们虽需依赖汉族文化来统治满族，却又担心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会被稀释或取代。这种矛盾心理在对待满族女性时尤为明显。自皇太祖时期起，他就曾警告说，若满族不能保持“善骑射”的传统，终将像汉族人一样走向衰落。到了乾隆时代，这种担忧已达到顶峰。乾隆皇帝多次颁布法令，严禁满族女性穿着汉服或佩戴汉族样式首饰。他反复强调要严格遵守满族习俗。然而即便有这些官方法令，民间社会的汉化趋势依然势不可挡。历史记载显示，部分满族女性至今仍坚持穿着汉族风格的服饰和珠宝首饰，展现出强烈的文化交融趋势。这表明，尽管统治者曾通过颁布法令试图维持文化边界，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现实早已不可逆转。

这种对中国文化的警惕态度，在女性身体处理方式上也有所体现。清朝宫廷不仅禁止满族女性使用与汉族女性最显著的差异之一——缠足，还通过头饰、耳环等细节强化满族身份认同。例如，满族女性传统上会将被称为“花盆底”的高跟鞋穿在脚上，这种做法据传是模仿缠足姿势。这一现象在一些作品也有描述。如《梦游燕行录》载：“汉女皆束发而髻，四面四绕；满女则直

撮髻于顶。汉女缠足，着尖头短靴，行步摇摇如不自立；满女不缠足而着高靴。”^[2]另外，他们独特的“一耳三钳”——每耳穿三孔并佩戴三枚耳环——已然成为身份认同的象征符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体态变化，实则是满族统治者在汉族文化浪潮中刻意维护自身民族认同的策略。通过管控外在形象，他们既守护着内在的民族认同，又巩固了统治根基。

三、结论

在文化冲突中，满洲男性服饰经历了自我革新。他们既是坚守民族传统的守护者，又是善于接纳外来影响的适应型领袖。最终他们创造出融合两种传统元素的独特满族服饰，但这种创新实则掩盖了人们对文化纯粹性的古老焦虑。这种社会紧张局势对男女都产生了同等影响，女性们不得不在坚守满族传统文化与适应汉族文化影响之间做出艰难抉择。清朝服饰的历史演变，正是这段动荡而充满活力的时代最有力地见证。

² 林基中，燕行录全集 [C]，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
- [1] 林基中. 燕行录全集 [C]. 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
 [2] 清实录 [C]. 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葛兆光.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4] 张佳生. 满族文化研究百年（上）[J]. 满语研究，2003(1).
 [5] 尹鹏阁. 满语饮食服饰词语文化语义研究 [D]. 黑龙江大学，2018.
 [6] 张伯伟. 域外文献里的中国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7] 孟华编. 比较文学形象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